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化治四書文 上諭 總目 卷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總理事務王大臣奉

上諭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沈潛於四子五經之書闡明義理發其精蘊因以覘學力之淺深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也顧時文之風尚屢變不一茍非明示以準的使海内學者於從違去取之介曉然知所别擇而不惑於岐趨則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為繩尺士子何所守以為矩矱有

明制義諸體皆備如王唐歸胡金陳章黄諸大家卓然可傳本朝文運昌明英才輩出劉子壯熊伯龍以後作者接踵莫不根柢經史各抒杼柚此皆足為後學之津梁制科之標凖自坊選冒濫士子率多因陋就簡剽竊陳言雷同膚廓間或以此倖獲科名又展轉流布私相倣效馴至先正名家之法置而不講經史子集之書束而不覯所係非淺鮮也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諸大家制義精選數百篇彚為一集頒

布天下學士方苞於四書文義法夙嘗究心著司選文之事務將入選之文發揮題義清切之處逐一批抉俾學者了然心目間用為模楷又會試鄉試墨卷若必俟禮部刊發勢必曠日持久士子一時不得觀覽可弛坊間刻文之禁果有學問淹博識見明通者不拘鄉會墨卷房行試牘准其照前選刻但不得徇情冒濫或狂言橫議以釀澆風朕實嘉惠士子其各精勤修業以底大成敬體朕意共相黽勉欽此

上諭

食禮部右侍郎俸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

奏乾隆元年六月欽奉

聖諭命臣苞精選前明及

國朝制義以為主司之繩尺羣士之矩矱臣本無學

識又廹衰殘恭承

嘉命為愧為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从而不

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藴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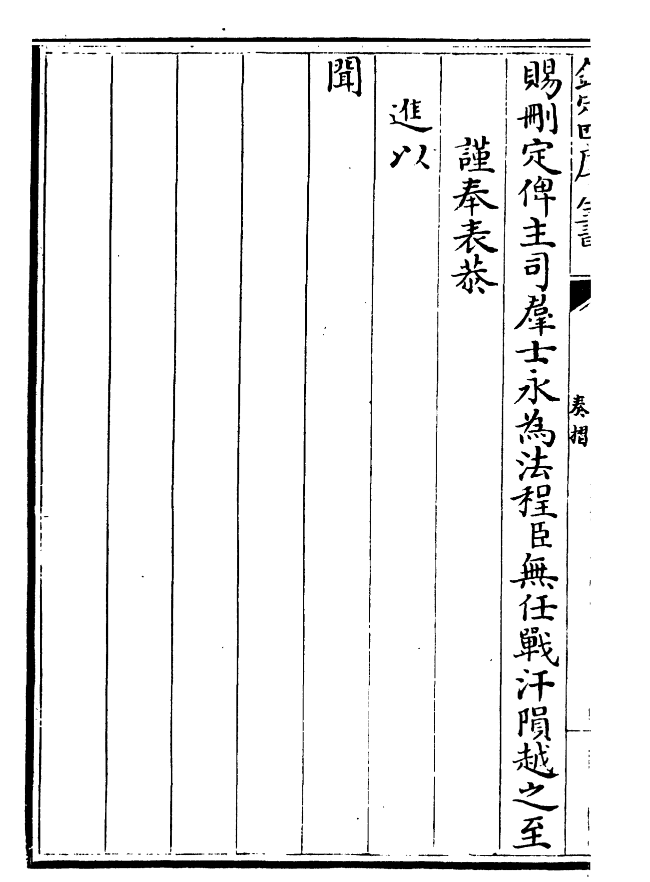
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

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也伏讀

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即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其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者能辨其偽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間能自

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
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槩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
而正所趨是誠
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
明旨别裁偽體校録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
呈
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



賜刪定俾主司羣士永為法程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謹奉表恭

進以

聞

凡例

一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為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藴隱顯曲暢為明文之極盛隆萬間兼講機法務為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苶然矣至啓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為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

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意義無别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廓平衍者不與焉隆萬為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間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不與焉至啓禎名家之

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為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偭棄規矩以為新奇剽剝經子以為古奧雕琢字句以為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為所蔽蝕故别而去之不使與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調各不相類若總為一集轉覺尨雜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為一集正嘉為一集隆萬為一集啓禎為一集使學者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

我

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探正嘉作者之義藴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啓禎之恢奇而去其輕浮險譎兼收衆美各名一家合之共為一集前代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

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理之一也況制科之文詁四

子之書者乎故凡所録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
雅言必有物為宗庶可以宣
聖主之教思正學者之趨嚮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創
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即愈所謂是也文
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翺所謂創意也文
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即翺所謂造言也而
依於理以達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

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説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開通敷辭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真氣者雖舊號名篇概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間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于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倣效也啟禎雜家餘習至於
國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題義則未能脗合不可以為法程者必嚴辨而慎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為極致而章妥句適脉理清晰亦間存一二俾中材

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于岐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兹編不録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為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别間有生前

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曹植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現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藴深微法律變化者必于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

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别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間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删互異之處今擇其猶當者從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間有之至于全文俱佳語句偶訛難為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悮後學

一是集奉

旨編定將以頒行直省學宮照進呈本格式鋟板庶體

製莊重可垂永久至頒行之後書坊繙刻任其仍

用活字小板以便廣為流布

乾隆五年閏六月十四日奉

旨開列經理諸臣銜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校閲

原任禮部右侍郎臣方苞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臣萬承蒼

翰林院編修臣儲晉觀
翰林院編修臣曹秀先
翰林院編修臣趙青藜
舉人臣周日藻
武英殿校對
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臣張照
工部右侍郎臣許希孔
原任刑部左侍郎臣勵宗萬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陳　浩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呂　熾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學健
署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　林　院　編　修臣田志勤
翰　林　院　編　修臣董邦達
翰　林　院　檢　討臣唐進賢
翰　林　院　編　修臣李清芳

翰林院編修臣林枝春

翰林院編修臣吳　紱

翰林院檢討臣郭肇鑛

校刊

拔貢生臣費應泰

拔貢生臣盧明楷

拔貢生臣薛世揖

拔貢生臣廖名揚

拔　貢　生臣徐顯烈

拔　貢　生臣王積光

拔　貢　生臣葉　環

拔　貢　生臣李　謙

優　貢　生臣王　男

恩　貢　生臣曾尚渭

拔　貢　生臣李長發

拔　貢　生臣程元林

監造

内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八次臣雅爾岱

内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五級紀錄六次臣永　保

内務府廣儲司員外郎加二級臣雙　玉

内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西　寧

内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二級臣胡三格

監造臣恩　克

監造加一級臣永　忠

庫掌臣于保柱

庫掌臣鄭桑格

庫掌臣姚文彬

欽定四書文總目　　總集類

臣等謹案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閣學士方苞

奉

勅編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

曰啟禎文而

國朝文别為一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評騭于後

卷首恭載

諭旨次為苞奏摺又次為凡例八則亦苞所述以

發明持擇之指盖經義始于宋宋文鑑中所

載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篇即當時程試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經義經疑試士明洪武初定科舉法亦兼用經疑後乃專用經義其大旨以闡發理道為宗厥後其法日密其體日變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于正嘉號為極盛隆萬以機法為貴漸趨佻巧至于啓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而駁雜不醇

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于其間于是啟橫議之風長傾詖之習文體盩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我

國家景運聿新乃反而歸于正軌

列聖相承又皆諄諄以士習文風勤頒

誥誡我

皇上復申明清真雅正之訓是編所録一一仰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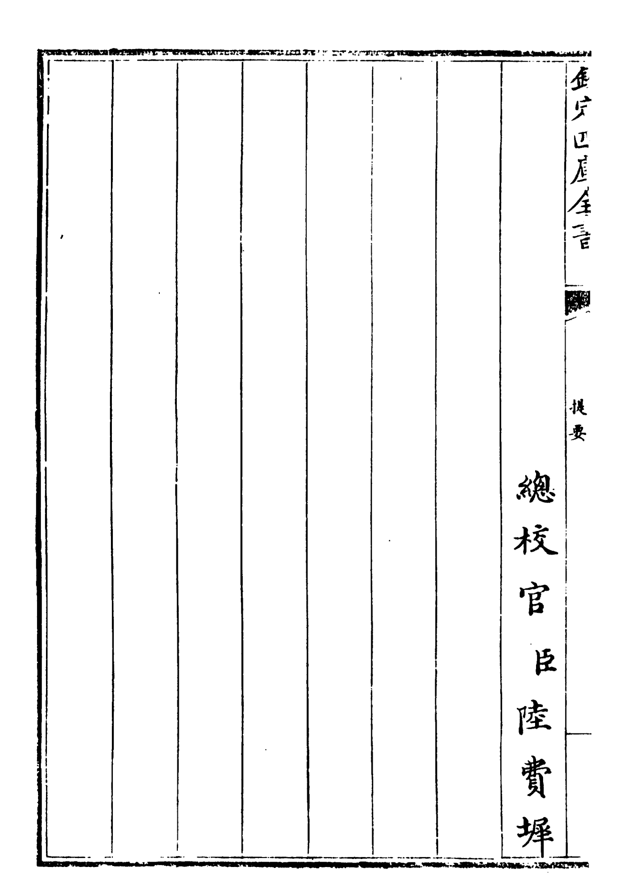
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

于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于

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嚮之指歸

聖人之教思無窮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今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原本不分卷第今約其篇帙分為四十一卷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化治四書文總目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一目錄

大學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二句　李時勉程

身有所忿懥八句　薛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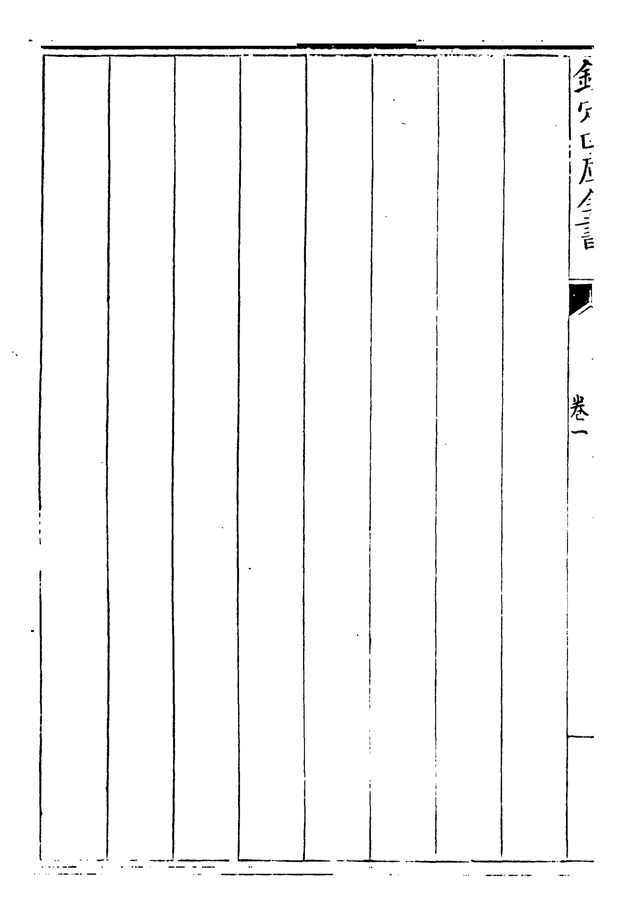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二句　李時勉程

即後世思慕之心知前王新民之德此子曾子言文武新民之止於至善也使文武新民之功不止於至善又焉能使後世之人仰其德而思慕之不忘哉蓋謂有周之興文武之為君也以聖繼聖以盡為君之道者備矣建功立業以貽後人之謀者至矣是故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文武德業之盛也今也文武既已往矣而其德業之盛則不與之俱往後賢仰之而思有以宗其德

焉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文武覆育之恩也今也文武既已遠矣而其覆育之恩則不與之俱遠後王念之而思有以保其緒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此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文武之所以安民也今也文武不可見矣而其安民之功猶在後世之民含哺鼓腹莫不賴之以遂其生焉制其田里敎之樹畜此文武之所以利民也今也文武不可作矣而其利民之惠猶在後世之民畊田鑿井莫不賴之以得其養焉故曰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者此也曰賢曰親有以見前王之德愈久而不泯曰樂曰利有以見前王之德愈遠而不息不惟當世之人得其所後世之人亦莫不得其所文武新民之止於至善也為何如哉

前輩用經語能與題義切比故若自己出錄之以存制義初範○本題重在前王之繫屬君子小人處是作亦最合釋詩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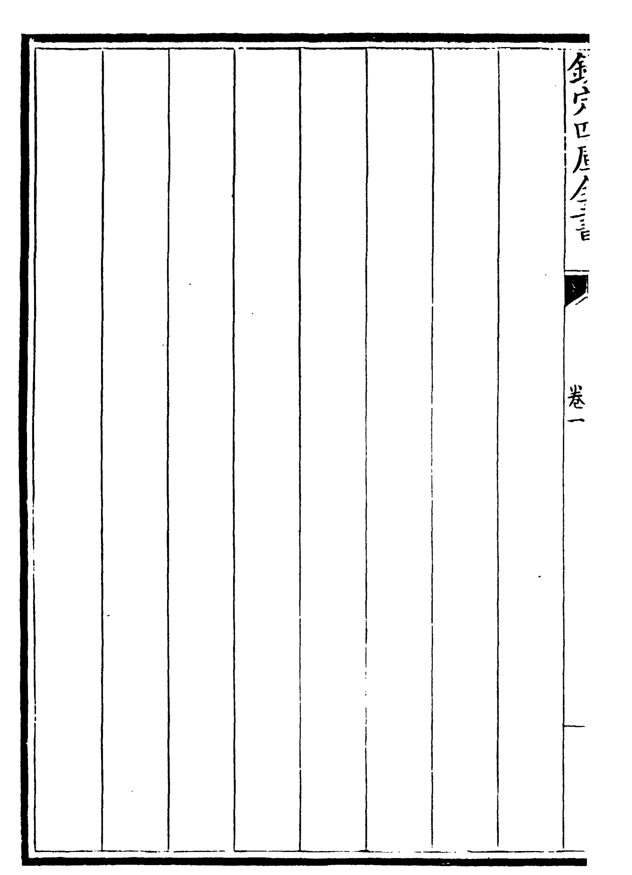
身有所忿懥　八句　　薛瑄

惟心之用有不察故不能不失其正也葢喜怒憂懼貴乎隨感而應也苟豫有之而不察心欲其正得乎大學釋修身在正其心之義謂夫人之一心有體焉有用焉精藴於中而未發者則為渾然之體情見乎外而已發者則為燦然之施是故忿懥者怒心之發而為情者也人孰無怒乎怒在物可也在心不可也苟忿懥之心一發而不察則反為情欲所牽於是乎有不當怒而怒者

矣奚其正恐懼者畏心之發而為情者也人孰無畏乎畏在理可也在心不可也苟恐懼之心一發而不察則反為利害所惑於是乎有不當畏而畏者矣奚其正至於喜心所發則為好樂之情人不能無也使得其道而心果何所累哉苟或一於好樂而不察則邪妄之誘引將無所不至矣又奚其正慮心所發則為憂患之情人亦不能無也使中其節而心果何所繫哉苟或一於憂患而不察則顧忌之惶惑將無所不至矣又奚其正是

其物之未來也而迎之以意必已失乎渾然大公之體及其物之既往也而留之以固我又乖乎爍然順應之常此情之所以不制心之所以不正欲正心者烏可以不察哉

心無體用與意不同有所雖在動處見而病根則靜時已伏故次節註敬以直之及總註密察此心存否云云皆合動靜言之精細渾全深心體認之作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二目錄

論語上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一章　蔡清

聖人希天之學與時偕進也夫學與天為一學之至也然而有漸也故與時偕進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若曰人生之初渾然天也少長而趨於物欲則喪其天故吾於成童之時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學務求純乎天德而後已志學固知所用力矣猶未得力也加以十五年之功三十而壯則天德為主而人欲不能奪之矣立則固守之也非固有之也加以十年之力四十而強則

心源澄徹而渣滓為之渾化矣不惑固明諸心也未及一原也又十年而五十而義理之所自來性命之所自出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知天命固與天通也或未合一也又十年而六十則聲入心通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矣吾未七十猶未敢從心也從之猶未免於踰矩未與天一也自六十而又進焉然後天即我心我心即天念念皆天則矣吁始而與時偕行終而與時偕極聖人之學蓋如此

段段於交會中勘出精意實見得聖人逐漸進學並非姑為設教語意原評

文如講義然此題須體貼聖學功候非實理融浹於胸中詎能言之簡當若此

學而不思則罔　一節　　顧清

聖人論學與思廢一不可也夫君子合内外而成性者也思也學也可偏廢哉且君子所當用力者心與事而已矣心原於一而足以管天下之理事散於萬而實不外於一心之微是心與事為一則學與思不可偏廢者也學者習其事也博文以益其知考迹以利其用其誰能廢學也然學者事也事必有理以主之理具於心而心之官則思而已矣不思則不能通微故學必待思而

後可以融至理也不然則記誦徒勤玩物而非窮理成法雖效蹈襲而非體驗義理之精微終歸於茫昧而已安望其浹洽於中哉思者求諸心也測度以探其精微紬繹以索其旨趣其誰能廢思也然思者理也理必有事以載之事資於學而學之道則習而已矣不習則不能悅心故思必待學而後可以收實效也不然則審處雖詳非有考據之真見研窮徒切未嘗實踐於躬行事理之精當終歸於惶惑而已安望其怡然理順哉是知

學而能思學益明矣思而能學思益實矣交養互發之機熟其進豈能已哉

穩切深透語皆明潔

哀公問社於宰我　一章　羅倫

聖人於論社者而規之重民之意微矣夫社以為民非威民也斯聖人規宰我之微意乎且王者右社之制為民樹建與國存亡其意固深遠哉何哀公問社而宰我謬為置對也彼壇壝非美觀也尸祝非具文也引三代之遺規寓子民之大畧無不可者胡僅僅焉以松言夏以柏言殷耶以栗言周以使民戰栗言周之栗耶是崇德報功之典為一木之支扃蒿悽愴之場為虩斷之具

謬亦甚矣將謂封殖不忘以示重也則先王之所遞昭事者不在喬木也即為弱主失馭以勸戒也則當日之所姑息者亦不在齊民也民懷危疑益為貳魯者樹黨矣夫子聞之不欲顯言其失第慨然嘆曰天下事未成可說也成而說之無益也未遂可諫也遂而諫之無益也將來可咎也往而咎之無益也予也真謂社以木重而周制為威民乎出於言者之口一出而不可收矣入於聽者之耳一入而不可破矣吾且奈之何哉於此見

國事不容輕議君心最忌先入為國為民務片辭而關
宗社之畫審理審勢寧闕如而俟竅會之精聖人婉規
之意蓋如此
純以鍊勝亦開倡風氣之作須識其手骨清峻胎息
左國之神非可於局調間刻摹形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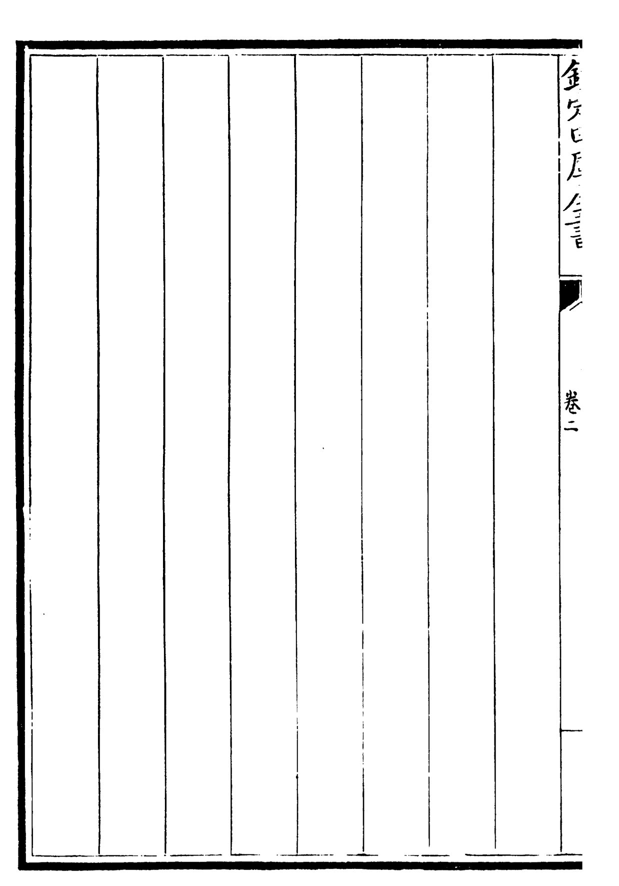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商輅

聖人陋霸臣之器而兩闢仲之者之説焉夫管仲以其君霸天下尊之久矣器小之論獨自聖人發之宜或人之未喻也且夫子亦嘗大管仲之功矣今曰器小者何哉蓋功之大者才有餘於霸器之小者量不足於王也然夫子未嘗盡言而或者眩於名實因欲救而解之謂儉則必固器小其似也仲之為人得無儉乎不知儉者德之共也帝王以節道示天下惟此耳三歸之麗家臣

之冗奢莫甚焉曾是而可為儉哉此夫子所以致斥也或者又謂器小而復不儉或幾於禮矣仲之為人殆知禮乎不知禮者國之維也帝王以中道防天下惟此耳樹門之塞反爵之坫僭莫甚焉曾是而可為知禮哉此夫子所以重斥也奢而犯禮其無修身正心之學可知斯言雖若為儉與知禮者辨而器之所以小亦自可見矣然則器大何如君子而已

高古跳脫其夾敘夾斷使題之層折無不清出開後

人無限義法



儀封人請見　一節　　薛瑄

封人未見聖而思之切既見聖而嘆之深夫天不喪道二三子可無患矣封人信之以天所以一見而有木鐸之嘆也惟時孔子轍環至衛適於儀有隱君子者涸跡於封疆之間其姓與名不可得傳矣封人其官也彼其望聖人而若企前從者而陳詞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此其意篤而至語恭而周賢哉封人其若弗克見之思有足多者逮乎從者見之而封人遂有

慨乎其中也乃出而嘆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蓋否而必泰者天也往而必返者勢也況乎有其具不患無其施而詘於藏當必大於用則今天下聾聵舍夫子其誰起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噫夫子生不遇於時如儀封人者亦可為傾蓋之交也不但說得當日意思如見其文體髙妙亦當於唐宋人求之　原評

簡淡閒逸而敘次議論一一管到作者制義特其緒

餘筆墨之灑落自關胸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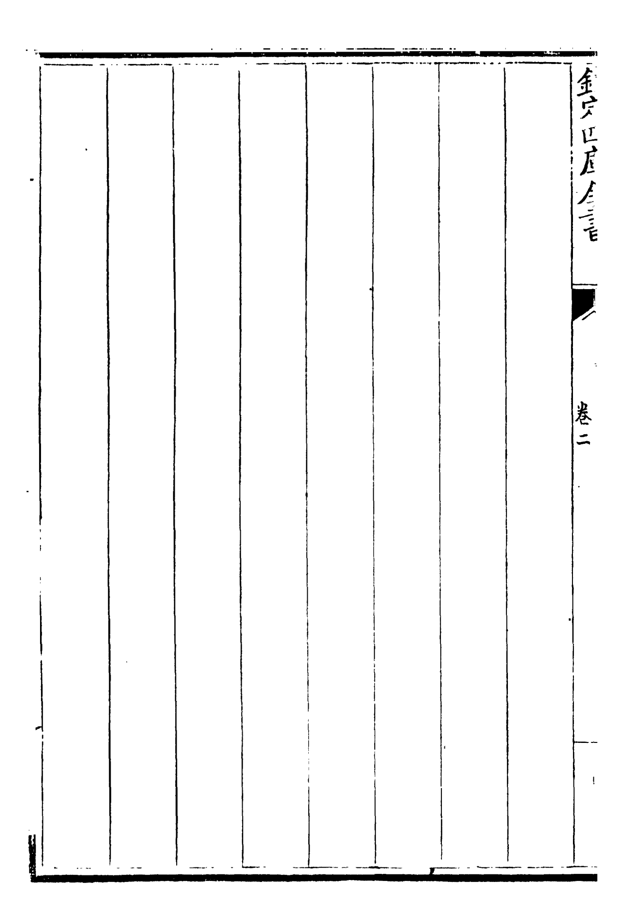
子謂韶盡美矣　二句　　顧清

聖人賛有虞之樂文備而情亦備焉夫樂乃功德之形容也大舜之樂有以極情文之備如此豈復有過之者哉夫子稱而賛之所感深矣且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義黄以降作者非一人矣而舜之韶何其盛乎蓋其本蘊蓄於升聞紹位之初而其制大備於治定功成之日笙鏞琴瑟有以極音律之和而聞之者心融干戚羽旄有以備物采之華而覲之者忘倦歌九徳而間九功

雍雍乎鳳鳥之和鳴也而聲孰尚之舞九韶而協九奏蹌蹌乎百獸之率舞也而容孰尚之謂之盡美信乎其文之備而無以復加矣然其中又有盡善者存焉蓋其聲之美不止於音律之和也而咸寧之化實洋溢乎其中其容之美不止乎物采之華也而至德之光實交暢於四表揄揚咏嘆依稀乎文明濬哲之風音有盡而意無窮也俯仰周旋想像乎揖遜雍容之狀心悅之而口不能言也謂之盡善則美之中又有實焉而非徒以其

文矣韶之為樂其盛也一至此哉

文有合用傳註者亦須鎔化不可直寫此作將功德即鎔化在美善中何等渾全原評



好仁者無以尚之　二段　錢福墨

聖人論人之成德有以好仁之篤言者有以惡不仁之至言者蓋好仁而物無以加則好之也篤惡不仁而物無所累則惡之也至人之成德有如此此所以難得也與夫子意若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凡出於天理之公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仁凡出於人欲之私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不仁自夫人有秉彝好德之心孰不知仁之足好而或不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則所

好為不篤猶不好也吾所謂未見好仁者豈謂若人哉蓋必氣禀純粹而真知是仁之可好其於仁也雖天下之物而無以加其好焉吾知其甚於水火甘於芻豢内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生所好也而仁在於死則殺身以成仁財所好也而仁在於施則散財以行仁推之天下之物更有孰能尚之者哉好仁而無以尚之則其好之可謂篤而成德之事在是矣自夫人有羞惡是非之心孰不知不仁之可惡而或不能無不惡者

以挽之於中則其惡為未至猶不惡也吾所謂未見惡不仁者豈謂若人哉蓋必資禀嚴毅而真知不仁之可惡其為仁也不使有一毫不仁之事有以加乎其身焉吾知其避之如蛇蝎遠之如鴆毒出乎彼而入乎此不為不仁而所為皆仁視聽言動之運於吾身也而或非禮之害乎仁者不忽焉以少累聲色貨利之接於吾身也而或不仁之妨乎仁者不暫焉以少處微極於纖悉之過尚肯使之加乎其身哉惡不仁者而不使加則其

惡之可謂至而成德之事在此矣然則夫子未見之歎夫豈偶然之故哉

太史公之文所以獨高千古者以其氣雄也此文當觀其一徃奔放氣力勝人處如徒摘水火芻豢蛇蝎鴆毒語為先輩訾議則以小失大矣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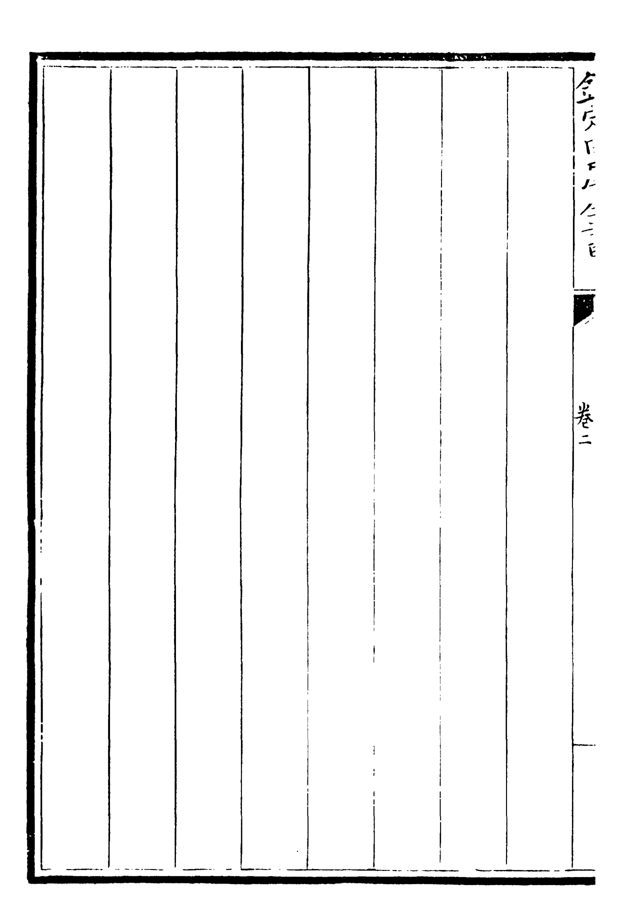
子在齊聞韶　一節　　吳寛

聖人寓鄰國而聽古樂學之久而專稱其美也至夫古樂莫美於韶也觀聖人所以學之與所以稱之者則聖樂之美聖心之誠皆可見矣昔樂有名韶者乃帝舜之所作者也後千餘年列國惟齊能傳其樂孔子在齊適聞其音想其慕舜之德其心已極於平日聞舜之樂其身如在於當時故不徒聽之以耳而實契之於心於凡鳴球琴瑟之類其聲之依永者無不習以至鼗鼓笙鏞

之屬其音之克諧者無不考蓋學之不厭也至於三月之久而好之甚專也本乎一心之誠故當食之際雖肉味有不知其為美者何也其心在於樂則發憤至於忘食之勤其志好乎古則終日且有不食之篤彼芻豢何物果足以悅我口耶夫既學之而有所得則稱之自不能已蓋謂舜之樂昔嘗識之於書如后夔之所典者以為猶夫樂也今習其度數不意若此其美則其聲之感召眞可致神人之協和也舜之樂吾嘗聞之於人如季

札之所言者以為猶夫樂也今考其節奏不意若此其盛則其德之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也其感嘆之意溢於言表如此然則韶非舜不能作亦非孔子不能知彼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卧者可以語此也哉

註依史記補學之二字最吃緊文從此著意故語皆實際不徒為虛空賛美之辭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一章　顧鼎臣

聖人為尊者諱因人之議而以過自任焉甚矣聖人愛君之心無已也始焉以禮諱其君繼焉以過任諸己孰非所以存厚也乎司敗亦可以自悟矣且大昏為萬世之嗣先王所以植紀也同姓而昏姻不通周道所以章別也昭公以魯娶吳已大潰夫文武之防當時以知禮見稱又不追其大本之失此司敗所以疑而問也乃孔子則以知禮答之是非不知其大倫之亂也蓋不忍彰

君之過故為之掩君之過聞人道君之善亦為之稱君之善臣子忠厚之道宜如是耳非黨也奚司敗不悟乃因孔子之退揖巫馬期而進焉其曰君子不黨君子亦黨者是徒知諱人為有黨而不知夫子諱君為非黨乎其曰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是徒知諱同姓為不知禮而不知夫子之對為知禮乎若司敗者不諒聖人之心亦甚矣使孔子於巫馬期之告也將自謂諱君之惡與非所以尊君也抑將以娶同姓為知禮與又非所以正

禮也故不曰君之不幸而但曰己之幸不曰人知君之過而但曰人知己之過至是則昭公之失既泯於無迹而君臣之至情己全娶同姓之非不嫌於或黨而昏媾之大禮已正矣非夫子其孰能與於此哉

以議論敘題神氣安閒意義曲盡絶無經營之迹○此法亦後人所祖但先輩只是因題布格與凌駕者不同

欲罷不能　一節

李東陽　程

大賢悅聖道之深而盡其力見聖道之的而難為功蓋道可以力求不可以力得也大賢學之盡其力而造之難為功也其以是夫昔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意謂聖人之道雖高妙而難入而其教我以博約也則有序而可循是故沉潛於日用之間但覺其旨趣之深長也雖欲自已不可得而已焉體驗於行事之際但覺其意味之真切也雖欲自止不可得而止焉鉤深致遠而致其

博者無一理之不窮則已罄吾知之所能矣克己反躬而歸之約者無一事之不盡則已殫吾力之所至矣於是向之所謂高者始得以見其大原如有象焉卓然而立乎吾前也向之所謂妙者乃得以識其定體若有形焉卓然而在乎吾目也當斯時也於斯境也將勇往以從之則幾非在我愈親而愈莫能即又何所施其功乎將畢力以赴之則化不可為愈近而愈莫能達又何所用其力乎顏子之自言如此可謂深知聖人而善學之

者歟雖然顔子之所謂末由者豈其若是而遂已哉擴其所已然養其所未然優游厭飫至於日深月熟而化焉則亦將有不期而自至者矣其終不克至是而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乃命焉非學之過也後之君子尚無以至之難而自沮也哉

卓爾只在日用事物上見道此顔子進歩異於高堅前後時也實理實事字字皆經體認方能成此文宜當年館中推為第一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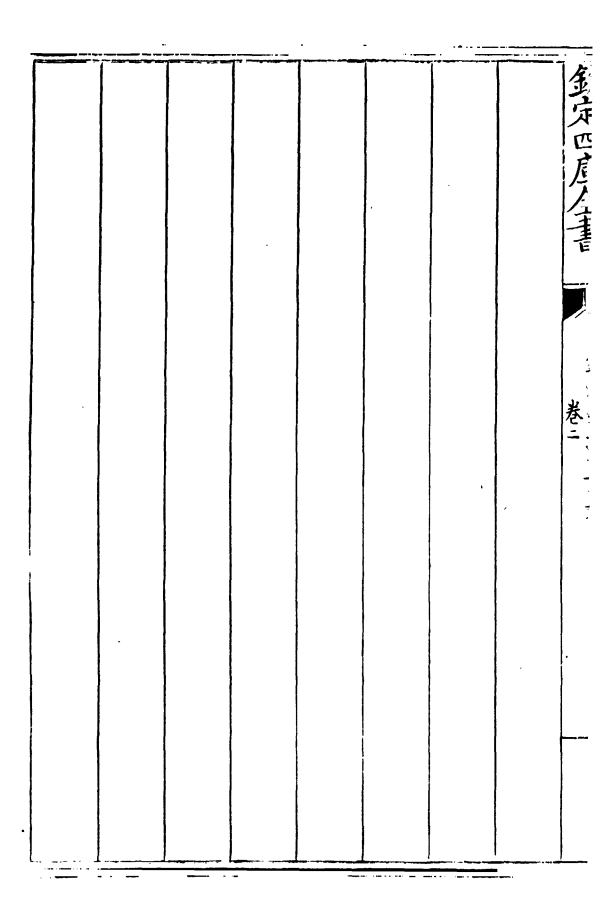
君賜食 一節 王鏊

聖人隨君之所賜而處之曲盡其禮也甚矣聖人事君盡禮也即當處君之賜何往而非禮之所在乎且君之賜臣所以昭泰交之義而致鼎養之隆也夫子為臣於魯君嘗賜之食矣食則或出於餕餘者也夫子於此既不敢以薦諸神亦不遽以頒諸人必也正席於拜嘉之際品嘗於頒賜之先退食之從容猶侍食之嚴肅也其敬君之賜何如君嘗賜之腥矣腥則方頒於君庖者也

夫子於此慶幸之意方深如在之誠隨至必也熟之錡釜之内薦之宗廟之中存沒均沾而人神胥悅也其榮君之賜何如君嘗賜之生矣謂之生者非若食之可嘗也非若腥之可薦也夫子必從而畜之蓋物為吾與而不忍之念自生況賜出於君而愛惜之心尤切或祭祀未舉則畜之而不敢殺也或宴享未行則畜之而不敢用也其仁君之賜何如自其先嘗之也而見逮下之恩焉自其薦之也而見事先之孝焉自其畜之也而見育

物之仁焉一敬君而衆善皆備者非孔子其孰能之

語語皆體貼情理而出不獨意法周密先正講書作文全是將自己性情契勘所以氣厚聲和而俗化日上也原評



欽定化治四書文卷三目錄

論語下

出門如見大賔　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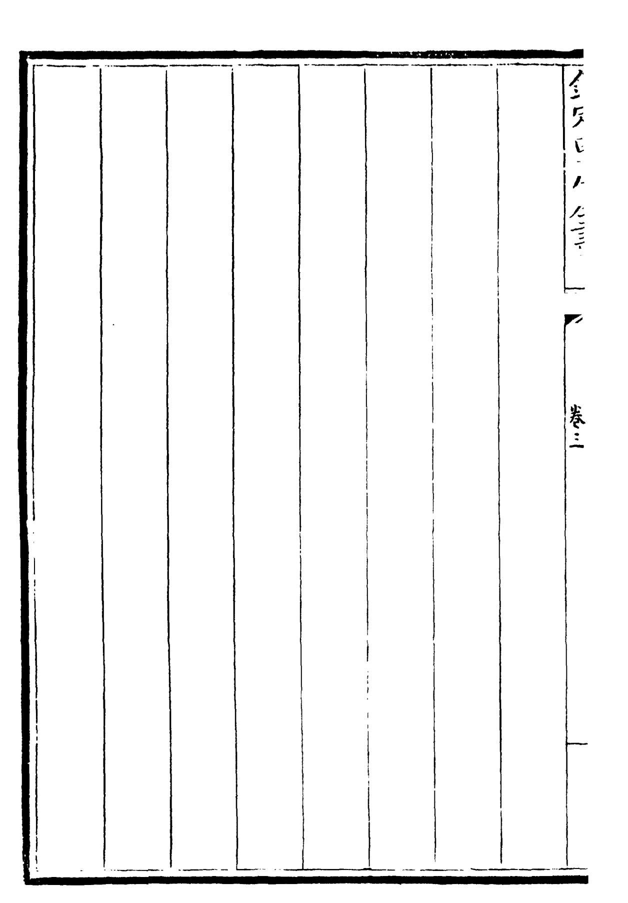
趙　寛

聖人教賢者以為仁隨在而致其敬也夫敬者德之聚也出門使民而皆懋敬焉仁其有不存乎夫子答仲弓曰天下之道莫大於仁而求仁之學必先於敬子欲為仁可不先主敬乎彼時而出門其地若易忽也而此心之奉以步趨者則如大賔之見而寅畏以作其所焉素履而往非以明交際也而恍乎七介以相通鳴珮而趨非以致尊讓也而儼乎五贄以相與蓋視天下無不可

敬之地而不越乎家庭行止之常若接乎冠裳珮玉之士矣以此存心而吾心之真宰有常主也奚嘗失之馳驅耶時而使民其人若易狎也而此心之奉以周旋者則如大祭之承而欽翼以致其齋焉恭己臨民非以郊天神也而顒然駿奔於有事昭德涖衆非以享人鬼也而肅然奏格於無言蓋視天下無不可敬之人而不出於匹夫匹婦之閒如登於清廟明堂之上矣以此存心而吾心之神明其常定也奚嘗失之戲豫耶吁出門而

敬則未出門之時可知矣使民而敬則未使民之時可知矣敬無往而不存斯仁無往而不在雍也勉乎哉

出門使民乃持己實下工夫處兩如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為敬之至也後人約畧寫大意直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安據耶雅澹深密經學熟而傳注明斯有其精理秀氣原評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王鏊 程

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誠能百畝而徹恒存節用愛人之心什一而征不為厲民自養之計則民力所出不困於征求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閭閻之内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育者無憂矣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

無憾矣百姓既足君何為而獨貧乎吾知藏諸閭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為吾財也蓄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為吾有也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犧牲粢盛足以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饔飧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吁徹

法之立本以為民而國用之足乃由於此何必加賦以
求富哉
層次洗發由淺入深題義既畢篇法亦完此先輩真
實本領後人雖開闔照應備極巧變莫能繼武也

鄉人皆好之　一節　王　恕

以好惡觀人者稽諸好惡之人可也夫好非善人惡非不善人其好惡本無足憑而可取必于一鄉哉嘗謂鄉人有好惡亦有善惡故取人者不當以好惡之善惡為善惡而當以善惡之好惡為好惡也乃子貢以鄉人皆好為問是求觀于衆好也而不知以衆好觀人將為羣譽之所欺矣未可也子貢又以鄉人皆惡為問是求觀于衆惡也而不知以衆惡信人將為羣毀之所激矣未

可也夫鄉人皆好固未可以觀人矣求其好之可以觀人者其莫如鄉人之善者乎鄉人皆惡固未可以觀人矣求其惡之可以觀人者其莫如鄉人之不善者乎蓋善者好之則正大之情既以素孚于君子而惡者惡之則孤介之行又不苟同于小人自好人惡人者而言好者好其人之所當好也惡者惡其人之所當惡也一好一惡分而可否自見自見好見惡者而言則以已之所當好而見好于善人也以已之所不必惡而見惡于不

善人也一好一惡交而人品始彰吾是以謂取人于鄉人之皆好不如取人于善人之好也吾是以謂取人于鄉人之皆惡不如取人于不善人之惡也觀人者其準諸此哉

用筆甚辣搆局甚緊排奡淩厲仍歸自然不圖化治以前遂已有此

邦有道危言危行

王　鏊程

天下之治道方隆君子之直道斯顯蓋世隆則道從而隆也君子處此言行有不遂其直者哉昔聖人之意謂夫所貴乎君子者有特立不變之操有相時而動之宜是故在上者惟明明之后在下者多休休之臣世道清明見于刑賞予奪者皆公平正大之體正君子向用之時也朝綱振肅列于前後左右者無險陂側媚之私正陽德方亨之候也邦之有道如此居是邦也言焉而不

盡行焉而不伸不有負於時乎蓋君子之于言也固有或默之時而邦有道則無所俟于默者故理有當言則必言面折廷諍侃然正論之不屈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獨言之入以告于君出以語于人一皆忠義之激發言非沽直也時可直而直也君子之于行也固無可貶之時而邦有道又無所待于貶者故義所當行則必行秉道嫉邪挺然勁氣之不回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如其義也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上以事乎君下以持乎身一皆行義之峻潔行非求異也道當直而直也君子之處世如此則世道之隆豈非吾道之泰乎雖然君子之言行非有意于危自卑者視之見其危也然言有時而孫何哉蓋行無時而變持身之道也言有時而孫保身之道也士而至於保身豈盛世之所宜有哉

講有道即見可以危言危行講危言危行即回抱有

道又即蘊蓄下文斡旋言孫巧力兼備之文原評

危守發得透徹光昌嚴峻之氣與題相稱

管仲相桓公　四句

李夢陽

聖人稱大夫佐霸之功被天下而及後世也甚矣春秋不可無管仲也匡一時而後之人且利賴焉得非仁者之功乎此夫子所以錄其功也想其曉子貢之意蓋曰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子疑仲之相桓為未仁也抑孰知管仲以其君霸而其所成者大乎彼管仲之于齊也被鮑叔之薦而膺仲父之寵夫固桓公之相也齊居東海之國未嘗主盟于中夏桓公得其國而君之

亦未敢必其稱雄于列辟也惟得管仲以爲之相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而人心景從遂爲諸侯之宗長焉一舉葵丘而臣不敢奸君當其時知有共主而天下之大綱不至於陵夷者仲匡之也再盟召陵而裔不敢謀夏當其時知有上國而天下之大防不至于顛越者仲匡之也然豈特終于仲之身而已哉蓋自其身没以來勲名垂于奕世于今尊奬之而冠履之嚴猶昭然耳目之公焉其雄風之所貽者誠未易斬矣聲施沿于列國于今

翊戴之而兵車之強猶赫然會盟之間焉其餘威之所振者誠未易熄矣夫以仲之功而人受其賜于不窮迄今江漢之上慨最盛之遺事而頌管仲之功不衰吾方幸齊桓得一相而天下定焉後世賴焉又安得以其相為疑也哉信乎管仲雖無仁人之德而實有仁人之功賜也何可以過訾之也

一氣排奡朴老古淡之中渾規矩變化於無跡原評稱其筆之老峻直邁王唐洵非溢美

志士仁人　一節　王守仁

聖人於心之有主者而決其心德之能全焉夫志士仁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於私者也以是人而當死生之際吾惟見其求無愧於心焉耳而於吾身何恤乎此夫子為天下之無志而不仁者慨也故言此以示之若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死生之所係甚大固有臨難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見危授命而殺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決而恒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

取於志士仁人乎夫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閑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有以貞天下之大節是二人者固皆事變之所不能驚而利害之所不能奪其死與生有不足累者也是以其禍患之方殷固有可以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彼有所不屑也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倖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

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為也彼之所為者惟以理欲無竝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者雖至死而靡憾心迹無兩全之勢而捐軀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滅身而無悔當國家傾覆之餘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趨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辭焉蓋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由之不計矣值顛沛流離之餘則舍身以貽沒寧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當之而不懾視之而如歸焉蓋

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是其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固志士之勇為而亦仁人之優為也視諸逡巡畏縮而苟全于一時者誠何如哉以存心為生而以存身為累其從容就義以明分義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決也視諸回護隱伏而覬覦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觀志士之所為而天下之無志者可以愧矣觀仁人之所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

志士是把握得定仁人是涵養得熟一無字一有字有確然不改移意有安然不勉强意寫兩種人各盡分量而文更俊偉光明 原評

有豪傑氣象亦少具儒者規模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諒哉氣盛辭堅已開嘉靖間作者門徑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四句　羅倫

聖人于大夫之伐國而歷據理以斥其非也蓋兵以義動始無惡於伐也顓臾封于魯國于魯臣于魯則季氏安得而伐之哉且吾聞之無欲而利人之有者不仁無罪而伐人之國者不智季氏之伐顓臾也豈未聞顓臾之為國乎彼其分封不出于先王是僭竊之君也而伐之可以明王制錫土不居于邦域是爭雄之國也而伐之可以夷後患名分不通于社稷是跋扈之臣也而伐

之可以修臣紀令自其建國之初論之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一方之名山將賴是以承其祭而有周以來其國固與我魯竝矣是豈可伐者乎而猶未也以地則在邦域之中焉密邇公室必無悖逆之心所謂不必伐者此也以分則為社稷之臣焉聽命公朝又為王家之佐所謂不當伐者此也為季氏者正宜遠追建國之意近守交鄰之道可也胡為乎謀動干戈容心于分外之得妄興師旅逞情于黷武之謀將以明王制與彼非僭

竊之君也將以夷後患與彼非爭雄之國也將以修臣紀與彼非跋扈之臣也而無名之舉何以服天下之心但恐不可伐而伐之上得罪于先王也不必伐而伐之下得罪于境内也不當伐而伐之中得罪于公家也而不義之師祇以稔一己之惡為季氏者不知而伐之是不智也知而伐之是不仁也國未必得而身已入于大惡矣季氏何為哉為求者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是不仁也謀未必就而身已入于大逆矣求也何

為哉

曲折發揮雄氣奔放昔人謂如呂梁之水噴薄澎湃者○不獨無正嘉作者氣勢之排宕幵包隆萬名家結構之巧密矣故知先輩非不欲為正嘉以後之文乃風氣未開為之者尚少耳

邦君之妻　一節　王鏊

聖人於國君之配而必序其稱名之詳焉夫匹配之際立教之端也聖人於其所稱之名而詳序之其謹微之義斷可識矣且古之聖人固嘗嚴內外之分亦未嘗絕內外之交是以有禮焉以秩其分而有分焉以定其名試以邦君之妻言之所以聽一國之內治掌斯民之陰教風化存焉者也其稱名之法當何如哉自夫君之稱之也則曰夫人蓋邦君乾道也夫人坤道也乾健而不

息坤順而有常既以德而配德必以貴而從貴以夫人稱尊之也言其與已同也自夫人之自稱也則曰小童蓋夫者天道也妻者地道也天尊而莫踰地卑而上行雖以體而敵體猶必謙而又謙以小童稱自卑也言為君之役也此特稱于宮中者耳至于邦人稱之則不徒曰夫人而必曰君夫人焉蓋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國無恒爵惟君為尊稱夫人而係之以君雖所以稱夫人也亦所以尊君也此特稱于本國者耳至于稱諸異邦也

不徒曰小君而必曰寡小君焉葢寡德之辭諸侯不嫌于自貶而藉君為號夫人不容以自矜稱小君而必係之以寡非惟附君之美也實則從君之謙也此固夫人之稱于異邦者矣至于異邦人稱之也亦曰君夫人焉葢君之于民也異所統而尊則同夫人之于君也殊所位而親則一敬其君以及人之君則敬彼國之夫人亦當如本國之夫人矣是之謂充類也故不嫌于同辭也吁一邦君之妻而稱名之異如此要皆縁情而定因理

而起者也學者其可忽諸

句句詳核股法變換參差尤見手筆 原評

寔能抉禮意之精微古茂雅潔典制文字此為極軌

邇之事父　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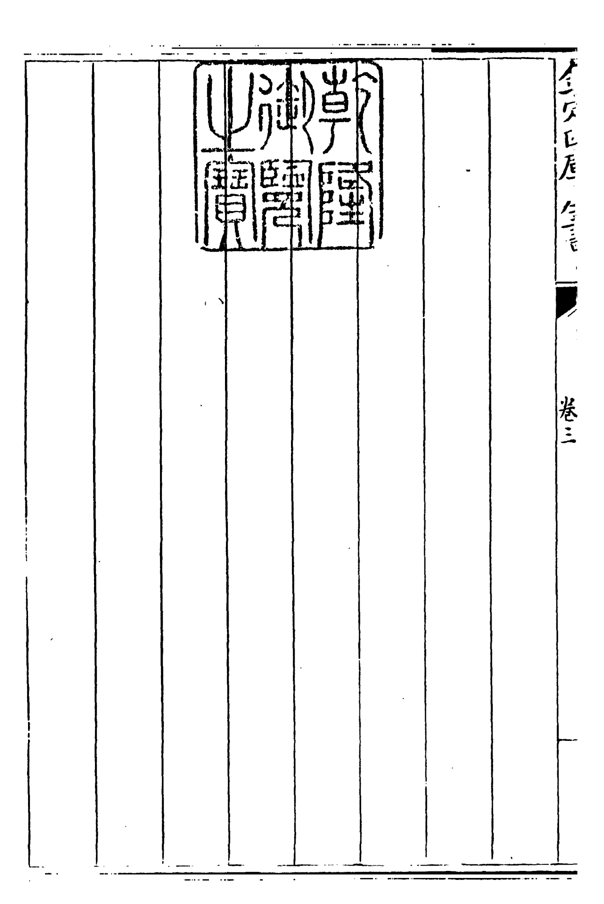
錢福

内有以資其孝外有以資其忠此詩所以當學也蓋學以明倫而詩則無不備者也事父事君不學詩而何資乎昔夫子勉人學詩意謂夫人倫之道莫備于詩而人倫之大莫備於君父是故以國而視家家其近者也一家之中惟父為大焉事之之道豈易盡乎蓋必咏蓼莪之篇而後知親有罔極之恩不得乎親真不可以為人矣誦小弁之什而後知親無可絶之理不順乎親真不

可以為子矣感發于陟岵之幽思奮激于凱風之悔責與凡六義之所規諷者何莫而非資其事父之孝者乎詩之道非止于父也而重乎父以父而言則在家之倫如夫婦之琴瑟兄弟之塤篪皆備之矣以家而視國國其遠者也一國之中惟君為尊焉事之之道豈易能乎蓋必涵泳夫天保之章而忠愛之意以興將順其美務欲兼吾歷于夏商焉優遊乎卷阿之歌而規諫之情以得匡救其惡務欲納吾君于唐虞焉讀四牡而靡盬于

王事誦烝民而匪懈于夙夜與凡三經之所美刺者何莫而非資其事君之忠者乎詩之道非止于君也而重乎君以君而言則在國之倫如友生之相求賓主之式燕皆備之矣是則内而事父外而事君學之為道無以加此而詩皆備之若之何而不學夫詩也耶

深於詩訓義舉其要懿實雅茂火而愈新後之作者不過就此推衍耳


乾隆御覽之寶